

後
漢
書

二
四



列傳卷第五十三 范曄

後漢書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固

子爽

杜喬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弟也

郃在數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

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

千石見

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謝承書曰

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筭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大學密入公府定遂究覽墳籍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

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

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爲公也司

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陽嘉二年有地

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

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也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

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

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園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

東郊姊月寶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於西郊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

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
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

化乖則崩震爲灾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
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

有德有命

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

今之進者唯財

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

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

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

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

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

阿母王聖

因

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

改亂嫡嗣

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

至今聖躬狼狽親

遇其艱旣拔自困殆

殆危也

龍興即位天下

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

沛然思惟善道

沛然寬廣之意

而論者猶云方今

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

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

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

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

阿母

謂宋娥也

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

足以酬

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

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

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

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

專摠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

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

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

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

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

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

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尊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

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翼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

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

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

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

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

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

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也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

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它功德初拜便具此雖小失而

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具先聖

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

使下民將盡病也

板反也卒盡也瘁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

道下人盡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

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

春秋合誠圖曰天理

在斗中司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

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曰威則也法也天皇斟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

賦布

權尊執

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

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
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
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
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
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
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

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跎間隙一開則

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

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

前書曰司馬遷爲太

史今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音抽

招會羣儒引問失得指擿

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官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

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
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
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
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弟舍諸常侍悉叩
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官
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
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
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爲
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

梁州
記曰

開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杜門不
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
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
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

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公隱

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
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盟
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爲受命貶無駭以
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

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

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
爲貶疾
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

始滅也

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

伯榮

王聖女也

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

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

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曰

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

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

路以魚爲諭也

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

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可令中宮

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

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

醫巫以致飛燕之禍

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專寵成帝貴人曹偉能

等生皇子皆殺之

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

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

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

灾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

雲起貌

官

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

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

祗敬也言

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威也書曰皇天無親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

之側

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

月者大臣之體也

前書李尋上疏

日月者衆陰之長妃
后大臣諸侯之象也

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

月盈則缺日中則移

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也

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

天地之心福謙忌盛

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見天

地之心

是以賢達功遂身退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

爲利所誘怵迫於憂勤也怵音息律

反或音黜

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

成之高全不朽之譽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

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

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蓋行無留吾事俛俛然耕不顧亦見呂氏春秋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

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

竊感古人一飯之報

謂靈輒也

況受顧遇而容

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

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
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
冀冀爲千里移檄

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

而固持之

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
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
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
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
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
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

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

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

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庫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王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珪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珪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

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

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

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

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間未嘗不軾也

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

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

純

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爲諸生博極羣載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

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灾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策書嗟歎

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

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

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

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

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

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

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

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宗今更滯也

隆高也崇重也

光

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

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

病可勅令起又薦陳留楊倫

倫見儒林傳

河南尹

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

臨字子陵熙之子爲平原太守見百家譜也

清河房植等

植見黨人篇也

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

而遷瓊舉以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官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

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沖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

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

亡於沙丘

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於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

胡亥

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

丞相李斯爲始

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

死而立胡亥爲太子

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閭后兄弟及

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

江京

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

此天下大忌不可

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

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

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

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

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

也戒鄧閭之利幼弱

謂鄧太后立廢帝時誕育百餘曰二歲而崩又立

安帝時年十餘歲閭太后立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子擬擇立之也

莫不從乃立

樂安王子續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

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

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

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

康陵塋帝陵也

其於

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

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
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
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
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旣怨又
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

君不稽古無以承天

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

同天而行者帝堯

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

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

羹

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

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聖色也櫬楠柱
櫨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
溫飯煖羹酸餒不易也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

節者

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烝哉迨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

太尉

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
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
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
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賢以補
令史募求好馬臨窻呈試出入踰侈輜輶
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

搔頭弄姿

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槃

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

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斤

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

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機不平寇賊茲

軌書曰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璇美玉也機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

茲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

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

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九江廣陵是荆

楊之地故云兩州也

千里蕭條非人傷損大化陵遲而

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

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

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

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

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

冀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鳩帝

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

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

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

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異慮其事

洙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

趙戒

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荊州刺史梁商弟讓爲

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戒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南陽太守糾豪傑

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爲令長貪濁者徵拜爲尚書令出爲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

也先與異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

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

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

順帝崩冲帝立一年

崩質帝一年崩

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

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
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
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
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
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
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
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之自非博陸忠
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

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

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

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

於是廢立遂定

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

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翼得書乃召三

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

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

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

翼妹時在京師翼欲立之衆論旣異憤憤

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

未有別理而易奪之

中常侍曹

騰等聞而夜往說翼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翼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翼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翼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翼翼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

吾侯是爲相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
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
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
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
鎖詣闕通訴

字林曰鈇鎖榘也鎖音質榘音竹心反

太后明之乃

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
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

遂誅之時年五十四

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十幅巾殯殮於本郡堽埆之地不

得還墓塋汚先公北域見謝承書也

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

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

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

作何圖一

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
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
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
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
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

郾城皆死獄中

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表宏紀曰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爲長吏聞周

策免並弃官亡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爲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天

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勅吏驗實就殺之小子癭得脫亡命冀乃

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

爾雅曰四通謂之衢郭璞注曰交通四出

也者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

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朗陵人也

年始成童

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

遊

學洛陽乃左提章鉞

章謂所上章也蒼頡篇曰鉞斧也

右秉

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

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

洛陽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

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

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

詔書干試有司乎

腐生者猶言腐儒也

亮曰亮含陰陽

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

以死相懼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

非命謂衰亂之時人

多不得其死也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跼

也跼曲

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

也

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

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

不肯去

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嘗

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

去體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

太后憐之乃聽得祔

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

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

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

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

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潁川杜

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爲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

德行

一篇

燮字德公初固旣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

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

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

仁何以遇此

太公謂祖父邵也

密與二兄謀豫藏匿

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

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

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

六尺之孤

六尺謂年十五以下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

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

變名姓爲酒家傭

謝承書曰變遠遁身於北海劇託命滕咨家以得免與此

不成不而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爨

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爨爨
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旣誅而灾眚屢
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
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爨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
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
傍人旣而戒爨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
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

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
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
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
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
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
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
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
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
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

論語曰君子
之於天下也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

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音歸藩變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變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旣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

事見宦者傳

變上書陳諫辭義

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
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
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
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
喪邵還至洛陽熒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
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
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熒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卅忠正咸傷惜
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

續漢書曰累祖吏二千石喬少

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

少爲諸

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

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

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

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

太子大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

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

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

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

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

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官

者微孽

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

並

帶無功之紱

蒼頡篇紱緩也

裂袞勞臣之土其爲乖濫

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

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

爵位而物無勸

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

苟

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

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暉舉劾永

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

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

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

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

年代胡廣爲太尉相帝將納梁冀妹冀欲

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

時有司奏曰春秋迎

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翼女弟宜備禮章
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
二萬斤納采鴈璧又翼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
乘馬一依舊典

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翼
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
唯喬正色無所回撓

回邪也撓曲也

由是海內歎息

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
衡左官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
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

抗舉也

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

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

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

續漢書曰
喬諸生耿

伯嘗與鮪同止冀諷
吏執鮪爲喬門生

翼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

宜妻子可得全

從宜令其
自盡也

喬不肯明日翼遣

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

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

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

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

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

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

鉄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

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

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

徒補蘄長

蘄今徐州縣也音機

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

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

託疾牧豕云

袁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

弘大也言非一塗也

立言

踐行

立其言必踐而行之

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

徇求也將

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

死與義合也

槩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忠全生死之義須得其所

夫專爲

義則傷生

貴義則賤生也

專爲生則騫義

騫達也

專爲

物則害智

爲物則役智故爲害

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

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

欲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生而取義者也

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

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

爲求生以害仁也

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順相之

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

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

確堅貌也易曰確乎

其不可拔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

覆折之傷任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

觀其發正辭

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

能已至矣哉杜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

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

朋猶同也

致主文宣

抗情伊稷

伊尹后稷也

道亡時晦終離罔極

離被

也毛詩曰燮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

朔客程嬰公孫杵曰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世載

弦直

載行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三

列傳卷第五十四 范曄 後漢書六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祐

延篤

史弼

盧植

趙岐

吳祐字季英

祐音又續漢書作佑

陳留長垣人也父恢

爲南海太守

恢或作恢音徒濫反

祐年十二隨從到官

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

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

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

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

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爲審矣

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

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

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微要也音工堯反前書曰王陽好車

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

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

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季札也及年二十喪父居

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

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爲郡吏也

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

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

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

陳留

耆舊傳曰太守令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

將行郡中爲祖道祐

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

而別

祖道之禮封土爲戟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爲道路祈也周禮太馭掌王王路以

祀及祀戟注云戟祀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爲神主祭之以車轆戟而去喻無險難

功曹

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

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

稱其清節

謝承書曰真字夏甫

時公沙穆來遊太學

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

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

遷膠東侯相

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

時濟北戴

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

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

成儒宗知名東夏

東夏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

官至酒

泉太守

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十二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

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威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
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撓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
即日教署

主簿也

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

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

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

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

續漢書曰

賦錢五百爲
父市單衣

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

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

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

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

知人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

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

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

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

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

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今若背親逞怒

若汝也逞使也

白日殺人

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

繫

在手曰械

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

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

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
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
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
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
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

因投繯而死

謂以繩爲繯投之而
縊也繯音胡犬反

祐在膠東九

年

陳留耆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
司無牋檄之勞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

遷齊

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
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

馬融在坐爲翼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
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
之人乎翼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翼遂出
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
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
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鯛陽侯

相

鯛陽縣屬汝南郡音紂

皆有名於世

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也

犍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

少

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

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爲西鄂長風俗通曰吳

夫槃王奔楚封堂谿因以爲氏
典爲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

旬日能諷之典

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
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

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
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呼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
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
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又從馬融受

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

京師舉孝廉爲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

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

前書龔遂

山陽南平陽人爲勃海太守
南平陽故城今兗州鄒縣

以師喪奔官奔赴

五府並辟不就相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

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

政事篤詭辭密對

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玄辟君也詭

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

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

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

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

有趙張三王

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爲京兆尹也

後有邊

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

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

吳普

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
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鷄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
邪逐

鬼 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
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
求利乎遂殺之翼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

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

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

之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

代更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

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繫詞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非復銖兩輕

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

較猶

也略

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

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

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

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

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

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

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

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

說文曰縟繁綵飾也

末雖繁

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

有心腹

四體謂手足也

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

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太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

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孔子取爲孝經之詞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論語載有若之詞也

然

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

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

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

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

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

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不得不賢於顏子

蓋以爲仁

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

顏回是也

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

若偏而體之

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

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

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爲目

不能摠兼其美也

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

曾參閔損也

管

仲以九合爲仁功

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

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鄆兩會于幽又會檉首止戴寧毋兆葵丘也

未有論德不

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
稱者也前越舊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
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
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
書上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
子曰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
之將廢也與命也

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

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

於客堂

孔安國注尚書曰
昧暝也爽明也

朝則誦義文之易

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

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

春秋也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詞高堂邃宇鏤檻層軒

王逸注云也軒樓板也百家衆氏投閒而作言誦經典之餘

百氏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渙

爛兮其溢目也煥爛文章貌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

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宋玉

大言賦曰方地爲輿負天爲蓋也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

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

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

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

事具逸人傳也

方之於吾未足沉也且吾自束脩已

來

束脩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

爲人臣不陷於不

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

黷

易繫詞之文也

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

慙赧

色媿曰赧音女板反

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

羿射者也

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

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

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焉

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

後遭黨事禁錮

錮謂閉塞

永康元年卒于家鄉

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

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

其像而偶之焉

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

以爲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詠表教令

評問

也蓋荅客難之類

凡二十篇去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

以佞辯至尚書郡守

續漢書曰敞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

三輔也

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

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爲郡

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諸生聚斂蕪
吏百餘人皆白太守埽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

辟

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相帝弟渤海王惲
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
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
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
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

公

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謚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

昭

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

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梁

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景帝嘗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盎諫

不許遂令人
刺殺盎也

而二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

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惺

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

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

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

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疋妙反

內荒酒樂出入無常

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

有虛言無實行也

或家之弃

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

前書羊勝勸梁

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子謀反誅也

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

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

兄弟

恐遂滋蔓爲害彌大

滋長蔓延也左氏傳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乞

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惺忪坐逆謀貶爲癯陶王

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

鉤謂相連也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

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

切急也却退也髡

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

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

也音知戀反坐傳舍召弼而責

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

州六郡其五有黨

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

齊國臨淄見漢官儀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

相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

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

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

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

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

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

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

水土異齊風俗不同

前書曰凡人

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

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

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

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

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

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

奉音扶用反

濟活者

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

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

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

屬音之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

欲反

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

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

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

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

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

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

車徼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

崤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

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

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
荼苦菜也

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刎割也楚詞曰雖
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

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

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

弼遂受誣事當弃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

郡邸若今
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

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

蚩乎陶丘洪曰

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林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

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

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

牖里

名或作姜亦名姜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它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

史弼遭患義夫

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責歸田

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

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

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爲彭城相會病

卒裴瑜位至尚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雉璜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

爲成器醜義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

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

烝烝猶仍

也似夫儒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

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

法言曰君子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

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

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

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世其興乎

史弼頡頏嚴吏

頡頏猶上下也

終

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

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卜偃曰畢萬

之後必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

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

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

融明德皇

后之從姪也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

嘗轉眄融以是斲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

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

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

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蔡有

不恤緯之事

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蔡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

杜預注曰蔡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

漆室有倚楹之戚

琴操

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

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

菜吾西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

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

之辭自

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

有堯之遺風焉

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

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

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去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誠如骨象之見切磋

書陳謀

及庶人

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

詩詠詢于芻蕘

詩大

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去芻蕘採薪者也

植誦先王之書久矣

敢愛其瞽言哉

無目眊曰瞽眊音直忍反

今足下之於漢

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

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

而視攢耳而聽

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也

謂準之

前事將有景風之祚

景風解見和紀

尋春秋之義王

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

卜筮

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

今同

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

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

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

宜

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

競疆也

仍外

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

岳勃碣

勃勃海也碣碣石山也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

比尹氏立朝之變

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

子比自晉歸楚立爲君比弟公子弃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

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

宜依古禮置諸

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

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

彊幹弱枝之道也

以樹爲喻也謂京師爲幹四方爲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

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

武並不能

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

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

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

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

詁事也言解其事意

時始立

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

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

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紆曲也臣前以周禮諸

經發起牴謬牴謬不成論義之乖僻也敢率愚淺爲之

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上繕善也言家貧不能善寫而上也

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

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

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

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前書謂

文字爲小學也

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

父子並敦悅之

興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却縠悅禮樂而敦詩書也

今毛

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

裏

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宜置博士

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

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

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

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

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

傳補續漢記

言中書以別於外也

帝以非急務轉爲侍

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

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朏

王侯其舒

五行傳劉向所著朏者月行速在目前故早見劉向以爲君舒緩則臣嬌慢故

日行遲而月行速也

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

傳曰天子避位移時

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灾於是乎君不舉避

移時杜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

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

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

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

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

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

原其所禁而宥

也之三曰禦癘

防禦疫癘之氣

四曰備寇五曰修禮

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

使州郡覈舉賢良

覈實也

隨方委用責求選

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

申宥回枉

回邪也

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

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

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

后以王封程阿所搆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

帝後夢見相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

備寇者戾

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

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

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者

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

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

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外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

御下者請

謁希爵一宜禁塞

希求也

遷舉之事責成主

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

蠲略細微

蠲除也

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
中郎將宗貞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
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
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漸造作雲梯垂
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
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
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

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

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

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

今先害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

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

出

詭詐也轅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

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

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

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於

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

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

郡

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

告守令曰故

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

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

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

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

宜有殊禮

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

君子爲之諱也

亟遣丞掾除其墳墓

亟急也

存其子孫

并致薄醑

醑祭酌也音張芮反

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魏志

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

莫取有名如畫地爲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
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

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危亂而見貞良之節

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則盧公之

心可知矣夫蠡蠹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

荆諸之倫

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荆荆軻也諸專諸也

未有不

允豫奪常者也

允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

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

戈刃赴戕折

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

豈先計哉

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

遽僵仆不

違仁也

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

御史臺因字臺卿

以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也

後避難故

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歧少明經有才

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歧常鄙

之不與融相見

三輔決錄注曰歧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歧家多從賓

與從姝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歧亦厲節不以姝聳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門也歧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

此也

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

重疾卧蓐七年

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

自慮奄忽乃爲

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

操

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

仕無

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貞

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

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

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

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

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

皮氏

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汝錄曰岐爲長抑疆討姦大興學校也

會河東太守劉

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

官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

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玳爲京兆虎牙都尉

玳音

玳郡人以玳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

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玳深毒恨

汝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

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于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

出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

趙有餘也延熹元年玳爲京兆尹岐懼禍及

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玆果收岐家屬宗親

陷以重法盡殺之

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

部河東從事爲玆所殺戩音翦

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

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

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

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

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

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

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

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
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
岐作危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
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
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
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
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

漢錄

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閭閻專權岐擬前
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

靈帝初復

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

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

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

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

襄武

縣名屬隴西郡

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

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

得免展轉還長安

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

日不食也

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

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

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

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
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
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
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
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
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
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
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
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

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
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
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
與將軍并心同力共殄王室此安上救人
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
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
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
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
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

代光祿勳相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

自爲壽藏

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荊州古

郢城中也

圖季扎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

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

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

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歧多

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決錄

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

繫於詩秦幽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立冬夢黃髮之士姓立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王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贊曰吳翁溫愛義于剛烈

謂以義于梁翼爭李固也

延

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

幹兼姿逢掖臨師

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

爲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相承本作縫義亦通

邠卿出疆專命

朝威

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四

列傳卷第五十五 范曄 後漢書六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
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
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
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
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

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
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
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
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
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
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
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
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女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
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殍負流散夫羌

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
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
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
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
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
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

振整旅衆也穀梁傳曰
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

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

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

臣兩營二郡

兩營謂馬賢及趙冲
等二郡安定隴西也

屯列坐食

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
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
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
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
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
不邁

邁往也

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

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

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

四方幾以獲安後遭茲僞威分近習

近習諸倭

倖親近小人也禮記
曰雖有貴戚近習

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

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閒天

下擾擾從亂如歸

左傳曰人患王之無
厭也故從亂如歸也

故每

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

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

後先

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
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爲禍福也

而威福之來咸

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

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

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

不光旱魃爲虐

詩大雅曰旱魃爲虐如憐如焚魃旱神也

大賊從

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以茲

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

黜遣

無狀者謂無善狀

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

怨以荅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

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卅爲

姻族

梁商女爲順帝后后女弟又爲海名聖帝后翼即商子故曰代姻也

今日立號

雖尊可也

可猶宜也

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

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

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

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

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

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

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
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
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方審
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
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
宜貶斥以懲不軌令異等深思得賢之福
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

小字
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
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
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
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
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
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
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
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
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

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

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

熲擊羌坐爲涼州刺史郭

閼留兵不進下獄

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

說文塢

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反

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

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

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

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

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

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
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
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
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
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

至于東岱其病一也

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

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

力求猛敵

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

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

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

前變未遠臣

誠戚之

戚憂也前變謂羌反

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

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
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
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
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
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
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
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
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

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
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
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
沈氏大豪滇昌飢怙等十餘萬口復詣規
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
鄉里旣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官
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
賂羣羌令其文降

以文簿虛降
非真心也

天子璽書誚

讓相屬規懼不免上䟽自訟曰四年之秋

戎醜蠢戾

蠢動也戾乖也

爰自西州侵及涇陽

縣名屬安

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南也

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

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

就猶上也

幸蒙威靈

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

郡以訪誅納

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

目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

敢告勞

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替替

故恥以片言

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

先事謂前輩敗將也

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

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
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
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
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
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
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
謝猶
餽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
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
尚遺匈奴以宮姬

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
詔掖庭王嬙爲閼氏也

鎮烏

孫以公主

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爲夫人也

今臣但費

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

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

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

寫之權門

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

而名成

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

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

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

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挺而

走險急何能擇也

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

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

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

之於吏官屬欲賊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

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漢官儀曰左校署屬

將作大匠也

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

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

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

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

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廉優宜正元帥
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
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
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
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筭自以
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
友人上郡太守王昱喪還規縞素越界到
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
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

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

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

吾

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規賢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食

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

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

一除內嬖

無德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也

再

誅外臣

殺桂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

而災異猶

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

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矩字叔方

忠謀

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

古本反

趙典尹勲

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繫身

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

無端

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

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

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

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

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

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

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

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

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

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

作慙也

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

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
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
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

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

陽州晉昌縣東北也

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

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

辭繁多

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

有四十萬餘

言與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與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

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

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

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

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

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萁鞬等連戰破之

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

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

八枚奐並受之

郭璞注山海經云鐻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

而召

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

以酒沃地謂之酹音力外反

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悉以金馬還之

如羊如粟喻多也

羌性貪而貴吏清

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免正

身絜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

屠各

屠音直於反

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

遼將軍門

時度遼將軍屯五原

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

衆大恐各欲亡去免安坐帷中與弟子講

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

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

熹元年鮮卑寇邊免率南單于擊之斬首

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免以故吏免官禁

錮奐與皇甫坦友善奐旣被錮凡諸交舊
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
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
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
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
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
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閒幽并
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
夏遂招結南匈奴烏

淵聖
御名

數道入塞或五六

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

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

將軍屯五原郡曼栢縣漢官儀曰烏九校尉屯上谷郡寧縣故曰二營

兼察刺史二

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

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
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役祠掠雲陽
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螫
等

螫音必
薛反

脅同種復鈔三輔與遣司馬尹端

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
三州清定論功當封與不事官官故賞遂
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
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
內移唯與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

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

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

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

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

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

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

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

軒殿檻
闌板也

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

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

氣

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

木生於火相須乃

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

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

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蚯蚓同也

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

氣專用則凝精爲電故大將軍竇武太傅

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

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

不如禮天乃動威

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

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且也

今武蕃忠貞未被

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

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

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

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

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天子深納免言以問諸黃門常

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免太常與

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

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

責之免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

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官官欲

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
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
歸田里奐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
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
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

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

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

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免屈於熲稱曰州將焉

足下仁篤照其辛苦

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
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

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
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與生死所能
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
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

拍音片百

反髀音步弟及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齎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臠酒一盃而祝曰甌婁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以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
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

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

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

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死馬無所復用而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人乎

燕昭寶之

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

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消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

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

黨音佗
朝反

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

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

爲匪人

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人也

孤微之人無所告

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

言將爲人所吞噬也

企心東望

無所復言頗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

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免閉門

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免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

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勲名

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免惡卓爲人

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

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

不能

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

通塞命

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

纏以續絲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

朝殯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

陸翹鄴中記

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綰綵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

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旣臣請用王禮是其奢也

儉

非王孫

武帝時楊王孫死誠其子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

推情

從意庶無咎。各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愔文志

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爲之黑。下筆則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爲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

今稱傳之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訖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子。猛以建

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

官者鄴東封鄉侯也

暴

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

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

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賢子

揚戈以斷忠烈

奐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等

雖恨

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

矣

詩國風也歟泣貌也音知劣反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

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

宗字子松天水上邽

人元帝時爲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

熲少便習弓馬尚遊

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爲

憲陵園丞陽陵令

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今秩六

百石也

所在能政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

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

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僞退潛

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頰頰因
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
功論司寇刑竟劾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
東郭實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壞郡縣
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相帝詔公

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頰

漢官儀曰
詒字公孫

也乃拜爲中郎將擊實舉等大破斬之

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頰爲列侯賜錢
五十萬除一子爲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

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

音姐

紫且反

寇隴西金城塞煩將兵及湟中義從

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
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
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
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
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
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煩軍煩下
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煩追

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
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
何大帥首虜五十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
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
詣煩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

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

煩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

圍允街

允音鉦街音階

殺略吏民煩排營救之斬獲

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
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煩將湟中義從討

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共其功稽固頰軍使

不得進

稽固猶停留也

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

郭閔歸罪於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
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
是吏人守關訟頰以千數朝廷知頰爲郭
閔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不敢言枉京
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
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
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

幾亡冬復以頰爲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

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

僂音良逐反又力救反

酋豪

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頰降當煎勒

姐種猶自屯結冬頰將萬餘人擊破之斬

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勒

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

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頰兵敗被圍三日用

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

之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

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頰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

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

殺其

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

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
帝詔問頰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
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頰移兵東
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頰因上言曰臣
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
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
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
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
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

野心難以恩納

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

勢窮雖服兵

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
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
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
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
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
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
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
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

用費爲錢五十四億

凡無慮都

如此則可令羣

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
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
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
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

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驚劣伏待

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頌

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

平

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
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

與先零

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衆恐頰乃令
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
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
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
衆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
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
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
載爲患頰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
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

醜奔破

浹市也浹音子牒反謂市十二辰也

連尸積俘掠獲無筭

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

東觀記曰太后

詔云此以慰神光馬賢等亡魂也

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

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頒錢二十萬

以家一人爲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

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夏頰復追羌出

橋門至走馬水上

東觀記段頰曰傳出橋門谷也

尋聞虜在

奢延澤

即上郡奢延縣界也

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

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

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

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

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

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令鮮

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羌谷水也頰士卒飢渴乃勒

衆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進也虜復散走頰遂與

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

懷遠縣西北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

大敗奔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

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
子曰申包胥曾繭重胝也

既到涇陽

縣名屬餘安定郡

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
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殞性輕果慮負敗
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頗頗
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
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
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
賢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
懷猜恨信叛羌之訐飾潤辭意云臣兵累

見折衄

傷敗曰衄音女六反

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

盡

言羌亦稟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

山谷廣大不可空靜

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

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

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

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

假手行誅

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

昔邢爲無道

衛國伐之師興而雨

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

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

臣動兵涉夏連

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

爲災傷

占候也

下察人事衆和師克

克勝也左傳曰師克

在和不在衆也

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

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

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

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

獷惡兒也音谷

猛反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

作寇趙充國徙今居內

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

煎

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

始服

終叛至今爲鯁

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爲梗

故遠識之士

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

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

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

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

殖生也左傳曰

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本規三歲之費用

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

燼將向殄滅

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

臣每奉詔書軍不

內御

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

願卒斯言一以

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
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頽以春農百姓布野
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
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夏頽自進營去羌
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
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
晏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
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
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

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
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
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

分

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
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
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
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
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頰
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

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羶
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
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
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
獲牛馬羊驢驘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

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

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頌行軍仁愛士卒

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

未嘗一日蓐寢

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自安

與將士同苦

後漢列傳卷之三
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
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
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

鎬水名在今
長安縣西

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
貴人家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
頗曲意官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
王甫枉誅中常侍鄭珮董騰等增封四千
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爲太尉其
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

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頰功靈帝詔頰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儼蹤

儼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李廣辛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

戎驂糾結塵斥河

潼

潼谷名谷有水
曰潼水即潼關

規奐審策亟過囂凶文會

志比更相爲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

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五